

1014-7214.1/2

丁 仁

神 曲

第 二 部

淨 界

王 維 克 譯

第一篇

但丁和維其略到達島上，其處卓立着淨界山，與伽東相遇。

我智慧的小船高扯着帆，現在航行在較平靜的水上，把那苦惱的海拋在後面了。(一)我將歌唱第二國度，在那裏人類的靈魂洗淨了，使他有上升天堂的資格。把悲慘的詩篇收起，換一個調兒，唱神聖的詩歌。女神呀！我早已委身於你，請你幫助我！麗華！(二)請伴着我！一忽兒，使我的文格高尚而優美，借我以悅耳的聲調，這是你戰勝那些王女，叫她們變成可憐的喜鵲，而沒有回復原狀之希望的聲調。(三)

當我離開陳腐的幽窟，(那裏既刺我目，更傷我心)我的眼光就和穹蒼的東方的藍玉(四)色相接觸，透明涼爽的空氣直達第一重天。(五)使我感着愉快。向東方看，那美麗的行星向我微笑，她是愛情的鼓動者，她的光芒掩過了她的隨從雙魚星。(六)我轉向右手邊，觀察南極；我看見四顆

明星（七）除卻第一對人以外，沒有別人看見過；天上似乎因為他們的光芒而喜悅。住在北半球的人呀！你們不能注視這些明星，是多麼少眼福呀！

當我轉身向着北極時，北斗七星已完全沒在地平線下了；忽然看見一位孤另的老人（八）近在面前，看見他不禁使人生了一種兒子對於父親的尊敬心。他的鬚鬚很長，已經花白了，和頭髮從耳旁一齊下垂在胸前。那神聖的四星照在他的臉上，簡直和白晝的陽光一般。老人摸着鬚鬚說：「你們是誰？你們是沿着溪水，從永久的監牢裏逃出來的麼？誰引導你們？什麼火把照着你們走出永久的幽谷，深沉的黑夜呢？地獄的法律就這樣被破壞麼？難道天上新定了制度，允許你們罪人接近我的岩石麼？」

於是我的引導人拉着我的手，示意叫我向老人鞠躬並下拜。後來，維其略答道：「並非我自己的力量能夠到達此地；天上一位聖女降下來，叫我伴着這個人。因為你叫我們說明來歷，我不能違背你的命令。這個人還未見到他的最後一刻呢，但因他自己的猖狂，距離也不在遠了。我已說過，我是受着護送他的使命，除現在所取的一條路徑以外，是沒有旁的了。我已經把那些犯罪的人類給

他看過，現在我要把你所管理的一班滌罪的靈魂指點給他。我們的來路已長，無暇細說；總而言之，我得了天上的幫助，纔能夠到達你的面前。也許你歡迎他的到達罷，因為他是尋求自由而來的，自由是一件寶物，有不惜犧牲性命而去尋求的呀，這是你所知道的。爲着自由，你在尤的加視死如歸，若無痛苦，那裏有你的遺體，到那偉大的一天，他將是很光輝的。（九）我們並沒有破壞永久的法律；因為他是活人，我也沒有受冥羅司的束縛；我所住的圈子，那裏馬西亞發着純潔的眼光，她似乎還在祈求你把她看作你的婦人呢。（一〇）因為愛情的緣故，請你幫忙，允許我們經過你的七個區域，我要說及你的恩惠，在你馬西亞的面前呢。」

於是老人說：「我住在那半球時，馬西亞在我眼裏是很可愛的，她所要求於我的，我未有不允許她。但時至今日，她在惡流的那邊，我也不能擅離職守，所以她不能再和我接觸了；這是不可違背的法律。（一一）但，如你所說，既然有天上的一位聖女引導你，那末也就用不着說這些好聽的話，提起她的名字就夠了。去罷！替你的同伴用燈心草做一根縛腰的帶子，替他洗洗臉，揩去地獄裏的污跡，因為帶着污跡去見這裏的官員是不行的，他們都是天堂裏的居住者。（一二）這小島的週圍，被波

浪不斷地打着，那裏岩縫之中生長着燈心草，別的植物就不能在那裏發葉展枝，這是因爲海水衝擊的緣故。最後，你們不必回到我這裏了。太陽要上升了，你們會找着一條較平坦的路徑，由那裏攀登上去。」

老人說完這句話，馬上不見了。我立起來，眼望着我的引導人，一言不發。他開始說：「我的孩子，跟着我的脚步！由這裏向着水邊走去罷。」

黎明已把夜的最後一刻趕走了，我遠遠望見海水的顫動呢。我們沿着寂寞的坦道走去，好比一個人回到已失去的舊路，及他既到了那裏，似乎又感着「虛此一行。」我們到了一處，那裏的露珠已在陽光下掙扎，匿在影子後面。小草上的還能夠延殘喘；我的老師把一雙手掌在小草上摩擦；我已經明白他的目的了，把滿積淚痕的面頰向着他；他把我在地獄裏的污跡都洗淨了，回復我本來的面目。

於是我們到了荒涼的水邊，此處從未有人航行而來，也未曾有人揚帆而去。（二三）在那裏我的老師替我拔取燈心草做了帶子，（二四）一如老人之所命。真奇怪呀！他拔取了那謙遜的植物以後，

那裏馬上又生長出來了。

(一)「小船」但丁自言其想像力，言其文思出「地獄」而入「淨界」也。

(二)卡麗華 (Calliope) 爲九女神之一，掌敘事詩。此處但丁呼籲神助。

(三)國王比愛略 (Piero) 有九女，蔑視女神之威權，欲與比美，後敗，開卡麗華之歌聲，悲變成喜曲。

(四)「東方」指小亞細亞之麥地亞 (Media)，此地產「藍玉」或「青寶石」，最美麗最透明。

(五)第一重天即月球天。

(六)金星 (Venus) 爲愛神星。詩言此時金星位在雙魚宮之前，均先太陽出現於東方。實際，一三〇〇年春季，金星並位在雙魚宮，但丁或許依傳說。(參觀地獄第一篇註六)

(七)今南天有一「南十字架」星座，爲四明星所成，然但丁言除亞當夏娃其時未有人知。(因地上樂園與耶路撒冷對極，亞當夏娃被逐後，人類乃蕃衍於北半球。)故詮釋者均謂此四星是象徵的，乃指謹慎、正義、勇敢、節制四種主要的美德。

(八)老人是尤約加之伽東 (Cato the Elder)，爲凱撒的反对者，戰敗後寧可自殺，不願墮入敵人手中。伽東在此守護海岸，即淨界山脚。

(九)所謂「偉大的一天」指「最後判決」，參觀地獄第六篇註七。

(一〇)馬西亞已見地獄第四篇註一三。馬西亞曾與伽東離婚，再嫁其友人，友人死，復歸故夫伽東。

(一一)「惡流」指亞蘭龍河。迦東原在地獄「候判所」，爲耶穌救出，派在淨界山腳守護，不得再和候判所裏的靈魂有任何關係。

(一二)執行神聖業務的官員，在地獄爲諸魔鬼，在此地爲諸天使。

(一三)淨界山非人跡所能到。參觀地獄第二十六篇註一八。

(一四)燈心草做的帶子，說是象徵着「謙遜」和「誠實」，這是懺悔者應有的態度。

第二篇

靈魂的上岸。音樂家加拉。

在耶路撒冷看，這時的太陽已在西方的地平線上，和此星相對的夜已從涇河升起，她帶着天秤，直到夜長於晝的季節，天秤纔從她的手裏落下呢。（一）在我站的地點看，則太陽漸出於東方，晨光之臉由白色而紅色，及年事既久，乃變爲橙黃色了。（二）

我們仍逗留在海濱，像一個開始旅行的人，他的思想已經上了路，可是他的身體還沒有動。忽然，似乎有一顆明亮的火星，他的紅光透過海上的濃霧，發現在遠處，（我希望能再看見一次）那紅光由海上向我們來，比鳥飛還要快；我掉頭問我的引導人，一會兒再望那紅光時，則比前更亮更大了。稍後，紅光的兩旁現着白光，也不知是什麼東西，不久又添了一種白色。（三）

我的引導人並不說什麼，直到那兩旁白光現形爲雙翼的時候，但那時他已經認識這是一位

駕駛者了！他叫道：「快，快，屈膝！這是上帝所派的天使！疊掌在胸前！這就是你將朝見的官員之一。你看罷，他不採用人類的方法：既沒有槳，也沒有帆，只用他的雙翼，居然航行在這樣廣闊的海上！你看罷，他凌着空，用他永久的羽毛（從來不脫換的）鼓動着空氣。」

於是那神鳥越接近我們，越覺光亮，幾乎使我的眼睛受不住；我把頭俯下；他和船靠近了海岸，那條船很精緻，很輕淺，似乎只浮在水面上。天上的駕駛者，他立在船尾上，能一見他的莊嚴美麗，就是幸福；有一百多個靈魂坐在船裏（四）這些靈魂異口同聲唱着：「以色列出了埃及……」直到這詩篇的終了（五）唱畢後，天使向他們畫一個「神聖的十字」，靈魂都上了岸；天使循着來路，快快地回去了。

這班靈魂都停止在那裏，似乎不認識路徑；左顧右盼，和一個旅客到了一塊新地一般。那時陽光滿地，已把摩羯星趕離了天中（六）於是新到者抬頭向着我們，對我們說：「假使你們知道，請指點我們登山的路！」維其略答道：「你們意謂我們熟悉此地罷；其實我們也是新到，和你們一樣。我們比你們略微早到一會兒，我們走的另外一條路，那是崎嶇萬狀，艱苦不堪的，至於現在的登山，對

於我們簡直是遊玩了。

這些靈魂看見我呼吸着，猜想我還是活人，他們驚嚇到臉上發白。好比圍繞着一個手持一枝橄欖的使者（七）民衆跑來聽新聞，你擁我擠，不肯後退一步，現在這些愉快的靈魂也是這樣擁擠着前來，凝視着我，幾乎忘記了去增加他們的美點。（八）我看見其中有一個衝上來要擁抱我，因為他對於我的情意很厚，不知不覺我也同樣回他的禮。呵，空虛的影子，空虛到只有外貌！我三次把手去繞他的腰，三次都回到我自己的胸前。（九）因為覺得驚奇，我想我的臉上泛着紅霞了；那時影子微笑着向後退去，我向前進隨着。後來他輕輕地叫我停下來，那時我已認識他是誰，便請他也停下來，好和我說幾句話。

他的回答是：「在我的生前，我多麼愛你呀！現在我雖然脫離了肉體，我仍舊很愛你。我停下來了。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呢？」我說：

「我親愛的加色拉！我的這次旅行，是希望下次再見此地；但是你爲什麼遲到了這許多時呢？」（一〇）他說：「那天使願意在什麼時候攜帶誰，這是他的特權，我雖然好幾次要求渡過來，但

都遭了拒絕；因為他是最公正的意志爲意志的。三個月以來，他接待願意上船的人，毫無困難；（二）於是我也到達海邊，在那地伯爾河水變爲鹹味的地方上船，（三）天使很和善地接待我；方纔他又張翼回到那河口去了，因爲那裏聚集着許多不降落到亞開龍去的靈魂呢。」

我又對他說：「假使你處於新環境之下，並不奪去你的記憶和藝術，那末你還能唱那可以安慰我的戀歌罷；假使你願意，請你再安慰我一下罷；因爲我以肉身到達此地，已經歷盡千辛萬苦了！」於是他開始唱道：「愛情，他在我心裏談着……」（三）他的聲調很柔和，很悅耳，真是餘音繞梁，三日不絕呀！

我的老師和我，還有伴着加色拉的一班靈魂，都聽了此歌而出神，似乎每個人都忘記他應做的事情了。我們都停在那裏，專心一意地聽着歌聲，那可敬的老人突然光臨，喊道：「這樣懶惰的靈魂是誰？爲什麼心猿意馬地停在這裏？快些跑上山去，脫去你們的鱗甲，（四）這個阻礙你們朝見上帝呢。」

當一羣鴿子聚集着啄麥粒的時候，很安靜地保持他們享受食品的常態，但若一有什麼可怕

的事情發生，他們馬上放棄食品而飛去了；現在我看見這班新到的靈魂也是如此，他們立刻放棄了歌聲，向着各山路亂跑，像一個不識路的人。至於我們呢，我們的動身當然也不敢遲慢。

(一) 耶路撒冷之日落，正是印度恆河之夜半，亦即耶路撒冷夜色之漸來。夜與日（亦星也）相對，日既在「白羊宮」，則夜（視作女性之神）在其相對之「天秤宮」。現在春分後，晝長於夜，至秋分後，則夜長於晝，其時日在「天秤宮」，即天秤由夜之手下落之時。（參觀黃道十二宮圖。）



圖宮二十道黃

(二) 此處詩人描寫日出前東方天色之變化。「晨光」視作女性之神，臉色由白而紅，漸老（其壽命本不長），則為燈黃矣。

(三) 來者為一天使，紅光為其面，左右白光為其翼，其他白色為衣服。

(四) 此處與地獄（第三篇）中之船夫加龍適成一個相反的對照。

(五) 「以色列出了埃及……」為舊約詩篇第一百十四篇。但丁謂此詩精意在一「潔淨的靈魂，脫出腐敗的奴性，到永光榮的自由。」

(六) 太陽出水面時摩羯宮在子午線上，今太陽離水面有若干高度，故摩羯宮亦已西移。（參觀黃道十二宮圖。）

(七) 橄欖樹為和平及智慧的象徵。

(八) 忘記往淨界由各層受洗煉。

(九) 但丁抱靈魂，卻撲一個空，原來那靈魂只有外貌，而沒有實質。本來，這些作古的朋友，只在但丁腦中留些印象而已。

(一〇) 加色拉 (Casella)，為佛羅倫斯或比斯多亞的音樂家。他是但丁的好友，據說曾替但丁的詩歌製過樂譜。但丁作神曲是立志做一番功業，免得墮落了品格，死後入地獄。但丁的旅行是假定在一三〇〇年，但加色拉在此以前幾年已死了。

(一一) 「三個月」從「大赦」開始時（即一二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）起。（參觀地獄第十八篇註三。）

(一二) 地伯爾河 (Tibre = Tevere) 經羅馬入海。但丁意謂「赦罪得救」有待於真正的教堂，此教堂在羅馬，故不入地獄之靈魂羣集於地伯爾河口，即羅馬之港口也。

- (一三)這是但丁所作歌詞 (Canzone) 之第一行。 (Amor che nella mente mi ragiona) 至於其著作復會第三卷。此處所稱「愛情」乃對「哲學」而言。
- (一四)「鱗甲」指罪惡的污點。

第三篇

在淨界山脚：未與教會妥協的靈魂，孟夫留第。

突然的驚嚇，雖然一時把靈魂趕散，但不久他們都向着高山走了，那裏神的正義要懲戒他們；那時我再接近我忠實的伴侶，沒有他，我怎能繼續我的旅行呢？誰幫助我攀登那高山呢？我似乎看見他責備自己方纔的疏忽呢。高尚純潔的良心呀，爲着細小的過失便感覺深刻的痛苦！凡事慌張，便失儀態，所以我老師的步伐也慢下來了，我一顆害怕的心也鎮靜下來了，於是纔想起了我的日的物，我面向着山坡，從山腳望到山頂，真是下浮於海，而上接於天呀！

那時太陽的紅光射在我的背上，日光被阻，投黑影在我的腳前。當我只見我的前面有黑影時，我急掉頭看我的引導人，深恐他又離我而去了。他安慰我道：「爲什麼你不信任我？你意謂我不在你的旁邊麼？難道我不再做你的引導人麼？在那現在已經黃昏的地方，葬着我的遺體，（由布林的

西遷到那坡利，在那遺體中時，我是能夠成黑影的。(一)現在我雖然不能成黑影，但你也不必驚異，那天上的一種光線是不遮斷別種光線的。神力造成我們這樣的外貌，並感覺到熱和冷的苦惱，但其中祕密是識不破的。希望用我們微弱的理性，識破無窮的玄妙，真是非愚即狂。人類呀！爲什麼『三字之前住脚罷！假使你能夠看見一切，那末瑪麗亞用不着懷孕了。(二)你知道古今來有多少哲人的慾望都沒有得着結果，他們的好奇心非但不能滿足，反而墮入永久的悵惘：我所說的就是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，還有許多別人。』維其略說到這裏，忽然俯首不言，他似乎現出煩悶的神氣。(三)

我們到了山腳，則見那山是峻峭壁立，就是有一雙敏捷的腿，也是無能爲力。在羅利希和都皮亞之間，那裏最荒僻，最無人跡之地，也比這裏容易攀登。(四)我的老師站着說：「誰知道那一方面有較平坦的山坡，可以不用雙翼而攀登上去呢？」

那時我的引導人低着頭，沉思着我們的前途，我在山岩的左右悵望。在左邊遠遠看見一羣靈魂向着我們來，但是簡直看不出他們的移動，因爲他們行得很慢。我對老師說：「請你抬頭看，那裏

的靈魂會給我們的指導呢，假使你自己想不出來。」於是他望着他們，微露着笑容答道：「我們向那裏去，因為他們前進得太慢了；好孩子！你是不會失望的。」

我們走了一千步以後，那些靈魂離着我們還有一箭之路，當時他們都緊貼着壁立的山岩，互相緊靠着不動，似乎在那裏查看路徑一般。維其略對他們說：「你們臨終愉快的靈魂呀！你們已是天之選民了，我知道你們都在等候着那般幸福了（五）請告訴我們較平坦的山坡，以便攀登上去；因為一個人愈知道時間的價值，愈感覺失時的痛苦呀！」

當一羣絳羊被喚出羊棚時，先只見一隻，繼而二，繼而三，其餘的胆子小，站着不動，眼光和鼻子都向着地；前面一隻怎樣做，後面一隻學樣；前面的停下來，後面的擠上來；天真馴良，不識不知；我所見的靈魂也是如此，隊伍的前面幾個向着我們走來，態度是謙遜的，步履是謹慎的。

我的黑影鋪在我和山岩之間，忽被前面一排的靈魂看見了，他們驚嚇得後退幾步，其餘的也後退幾步，並不明白一個所以然。我的老師對他們說：「不等你們開口，我對你們說，你們所見的是人類的肉體，因此太陽光被遮斷而不能到地。不要驚嚇，若非天賜特殊的恩惠，他決不會到此地來。」